

# 丹顶鹤

刊头题字:吴洪春



## 夏日三章

路出发!

### 四野弥香

蔷薇攀爬的季节,小城显娇妍。阳光带着和气,由温吞的雅人变为英姿少年。一枝枝绿,从泥泞中穿破。桥下多了菖蒲、美人蕉,还有藤萝蔓蔓,缠绕在矮灌木丛中。清新的气息在季节长河中缓缓逸,徐徐淌。

小城新开了一家书馆,格调高,书目齐全,是人们休闲的好去处。漫游其间,书香扑面。文字,实在是清凉定心的妙方。书馆前是观光带,穿桥连波,高低起伏的人工通道,白日赏喷泉,观水生植物、水鸟,夜晚彩灯闪烁,音乐悠扬,徜徉其中,一步一景,回环,惊艳!书馆宛如明珠,白昼月夜,都潜浮在清澈的河面上。河边设凉亭若干,观景台两座,旁栽绿树,间或一排女贞。雪沫似的花朵,一点一点将香气释放出来。



我对这种含蓄的花格外青睐。曾骑着自行车逛遍小城,只为寻它。在城西,有种依附墙根、需竹架搭建攀援的花。叶子狭长,藤蔓纤细柔韧,花色洁白。重瓣、单瓣的都有,围拥成球,有栀子花的风韵,有梅花的清雅。我站在风中,嗅着它淡淡的香,用手机记录那份独特风姿。

七里香,被园林工人修剪成硕大的圆球。叶碧绿油亮,小巧精致的白花镶嵌其中,像极了宫廷女子盛装出席时的饰品。在叶间或轻摇,或安谧,散发浓郁的香气。七里香,适合与水相依。水能流动,可洗涤世间的一切,恰好冲淡那浓香。经过此处的人,悠然嗅入口鼻的,是幽雅的芬芳。它不绝如缕,风中连绵。凡有此花,不管成色和数量,都绝对有飘逸乾坤、笼盖四野的本事。这也正应了古诗“翠盖团团密叶藏,繁花如雪拂幽芳。分明天上三珠树,散作人间七里香。”

阳台上的米兰,一花一点,小如鱼子。初夏的阳光灿烂,向四方照射。米兰秀气的脸庞在阳光下,渐渐绽放。只要一绽开,就是她的王国。月季,在街道两旁怒放。缤纷一树,香盖一树。行人即使匆匆,也愿在此花瞥过一瞬,然后带着花色的绚烂,继续上路。

花香如风,拂过小城的大街小巷。朝阳初现,街道湿漉漉一片,菜市场开始忙碌。虾鱼蹦跳,蔬果新鲜,吆喝声、买卖声此起彼伏。夏天的声音比其他季节要热烈些,仿佛锅上炖煮的浓汤,热乎乎,香喷喷的。

再往远处,是郊外的庄稼。麦子挂穗,菜籽喷薄,摇摇欲坠。庄户人家的庭院前后,进入小满的胜景。桑葚湿润,红紫红紫的果儿缀满枝头。槐花渐衰,香甜的味爬满树干。桃、梨、杏的树丫露出可爱的

圆点,枇杷变黄,茸毛被风一层层吹落。蚕豆和豌豆在浮动的薄尘中脱颖而出,沾上粉蝶的细纹,时时散发富有质感的豆香气。葡萄藤挂树上缠,豇豆生着好臂膀,顺着竹架凌空处伸……到处都是夏的气息,浓烈、成熟的气息。

晴天明月,雨夜曼妙,夏天的雨落在地上,就像溅出朵朵透明的花。大地的一切从温热,走向清凉,水汽在窗上蔓延,水滴在叶片花朵上晃悠。蛙鸣阵阵,鸟儿唱起了欢乐的歌。

夏天,万物竞生。由内而外,从上到下,俱裹在香气中!

### 蝉在歌唱

蝉鸣会告诉你,此刻的夏,渐入佳境。

晚间,我和儿子一同在小区前的塑胶跑道上闲逛。蝉在树上唱歌,风调皮地藏匿,烟尘的热气慢慢下坠,云朵缓缓移动,四周的树静立不动。我们在树下走,看着带着茸毛的果实,看着隐晦闪动的灯光。

和着蝉鸣,儿子吹起了口哨。清脆婉转,似由非曲,自由舒畅。天高地阔,声响回荡,这才是盛夏的滋味,不分白昼黑夜的喧闹滋味。是的,蝉鸣声声,忽觉夏日长。无论环境多么寂寥,蝉鸣总能充斥空间,令人身心愉悦,忘记忧愁。

如果故乡是根,那蝉鸣便是声响的根。它伴随着我们度过整个愉快的童年和少年时代!即使在秋风萧瑟、寒冬凛冽时,也会怀念。

蝉鸣热烈,一声响起,余声回应;一声突兀,余声萦绕;一声骤停,余声仍在。余声急促,声声修饰;声声休止,声声延续。没有指挥,没有乐谱。风和叶也许是变奏之一,一只飞鸟或蝴蝶经过,它们也会变奏。知了,知了,正如它们的鸣,自然界中的一举一动,感知分明。从初阳升起,到夜幕降临,蝉,一直在歌唱。有时,一棵树上的蝉,便可组成顶级乐队,把喧嚣的夏日渲染到极致。

“但夏暑未晏,蝉鸣景已曛。”无蝉鸣,不夏天。暑气笼罩下,蝉声毫不减退,反而扩大无数空间,齐齐震颤,将城市和乡村均裹住。母亲说,那声音是绸带子,没有边际,绕哪儿是哪儿,和蛙声一样嘹亮,独属真正夏天的鸣响。

想起从前和蝉鸣相遇的无数个午后。我和小伙伴跑到小树林,那些杨柳和水杉的叶子稍显单薄,我们专挑粗壮的树影逗留。树下的野花和小虫固然可爱,树干上的蝉蜕却是夏天独有——褐色的脆壳,玲珑的身段,紧附粗韧的树皮。循着蝉蜕,往高处、远处找,“知了——知了——”盘旋树林上空的蝉如同战士,吹奏冲锋号,奋勇向前。我们闻声而去,捕捉身影。运气好的,直接在低处捉到一两只。五指合拢,成弓状,迅疾一捂,蝉鸣的悠扬转为急促,透明的翅膀在掌心挣扎。即便如此,它的声响没有停歇,哪怕此刻身处“囹圄”,依旧高歌。那时,我们不懂蝉声荡气回肠的音效,亦不明白孤勇者胜的道理。

萤火无语,夏荷无言,但,蝉有声响,不淡秋冬,不论寒凉,只咏当下。借树梢之顶,居高声远,一曲高歌,一部生命绝唱!

□陈卫中

暑,炎热的意思。小暑小热,大暑大热。暑天的晚上,洗个热水澡,躲进空调房,看看电视,刷刷抖音,我好生逍遥自在。

这是现代人的暑热生活。那么,古时候的人又是怎样纳凉消暑的呢?让我们试着从诗词中寻找一下答案。

洪武年间,全室宗泐也经历过同样的暑夜。虽然他“六根清净”,但终究还是敌不过湿漉漉、黏糊糊的暑热熏蒸。“此夜炎蒸不可当,开门高树月苍苍。天河只在南楼上,不借人间一滴凉。”高处不胜寒的银河啊,你为什么不借给世间众亲一滴清凉呢?

“何以销烦暑,端居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。热散由心静,凉生为室空。此时身自得,难更与人同。”白居易说,绿树浓荫的小院中,放把椅子乘凉,室内空无一物,更能保持通风,人也心平气和,凉爽也就由心而生了。“心静自然凉”是其修心避热之道。

杨万里《夏夜追凉》诗云,“夜热依然午热同,开门小立月明中。竹深树密虫鸣处,时有微凉不是风。”静谧的夏夜,还是和白天一样热,诗人置身竹林深处,听虫鸣唧唧,凉意顿生,但不是风。不是风又是什么呢?静中生凉。

《菜根谭》有言:“热不必除,而除此热恼,身常在清凉台上。”仍推荐去除热恼。

静心,是一种修行;心静,是一种境界。但以静心求心静,也不是每个人能达到的。大多数人还是选择“物理”避暑,寻找更清凉的“世外桃源”。暑热天,去山涧戏水,去池边赏荷,去湖上泛舟,寻找自然之凉。

“携杖追柳外凉,画桥南畔倚胡床。月明船笛参差起,风定池莲自在香。”秦观老先生的《纳凉》,画桥南畔,树荫底下,坐靠在胡床上;月明之夜,临水之地,观池中盛开莲花,真是消暑避暑的好去处。

夏夜,黄庭坚也登上高高的南楼,面对远山近水、十里荷香、清风明月,自觉一味清凉。“四顾山光接水光,凭栏十里芰荷香。清风明月无人管,并作南楼一味凉。”诗人调用了视觉、嗅觉、听觉、味觉、触觉等功能,享受夏夜南楼的凉意。

谪仙人李白的纳凉也十分豪迈,怎么凉快怎么来,哪儿凉快就上哪儿待。“懒摇白羽扇,裸袒青林中。脱巾挂石壁,露顶洒松风。”懒得摇扇子,热到打赤膊。逍遥山林间,赤条条地饮酒、作诗,其避暑场景想一想也十分“得意忘形”。

不知是什么原因,现在的夏天似乎更加炎热,但并没有使人害怕,科技让人们有更多的手段营造出更好的避热消暑的环境。但纳凉的诗意、纳凉的趣味、纳凉的回忆,也就逐渐地远离了我们的生活。

修不出那种心静,写不出纳凉诗词,开着空调,端一杯茶,捧一本书,品读诗词中的凉意,也不失是当下暑天的一种选择。那么,可借众亲一滴凉,还会有人问及吗?

□邵娟娟

## 可借众亲一滴凉

## 听听这夏天



□徐学平

有人说夏天就像一首绝句,蛙声的豪放、蝉声的悠长、风声的婉约、雨声的坦荡……这所有的声响都令人荡气回肠。当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的时候,不妨让我们在夏日的黄昏里,搬一张藤椅,觅一处凉亭,沏一壶清茶,去听听这个迷人的夏天。

夏天,是声音的季节,大自然的天籁便是美妙的乐章。蝉,这些餐风饮露、不食人间烟火的高洁之士,俨然就是这个季节的主唱。或许,蝉天生就是训练有素的歌手吧,它们的歌声有着强烈的节奏感,不同的音韵代表着不同的心情,它们不需要指挥也无需曲谱。你听,只要先有一只起个音调,它们的歌声就会行云流水般涌现,有时独唱,有时合唱,有时共鸣,高高低低,韵律分明。轻缓时,如清风拂柳,让人忘却烦忧,悠悠其中,我似乎看见几个孩童正在雀跃追逐,给我平和的心境泛起一份独有的童真;激越时,又如惊涛骇浪,拍打着心扉,我又似乎看见一支乐队在演奏名曲,时而激流澎湃,时而泉水叮咚,让我多了一份神思与灵动。

“下雨啰——”不知道谁的一声呼喊把我从蝉鸣声中唤醒,而我,却来不及离开了。也罢,那就干脆留在亭中近距离地听听雨声吧!即便是雨声,夏雨总是急促而淋漓的,和春雨的缠绵、秋雨的萧瑟、冬雨的凄清不同,那不是“雨湿轻尘”之声,也不是“雨打芭蕉”之声,而是大串的雨点在荷叶上珍珠般地散落,旋而,再优雅地纵身跃入池塘,渐渐化作连漪的声音。夏日的雨声,那绝不是几个简单叠加的音符,倒更像是一阵袭人的声浪,稍不留神你便会跌进它的心湖。

雨停了,经过雨水的洗礼,自己的心境似乎也随着透明澄净起来。有几只流萤悄然飞过,晚风送来栀子的清香,不觉间,夜幕已经徐徐拉开,一场夏天的音乐盛典正在上演:荷塘里的青蛙鼓起了肚皮,蛙声如鼓如潮,此起彼伏地连成了一片,它们正演奏着最纯正的乡音;草丛中的蛴螬正在卖力高唱一曲绿色的歌谣,宛若童年的呼唤,听起来悠悠扬扬的,撩动人的情思;瓦砾间的蟋蟀总是怯生生的,声音忽高忽低,在月色朦胧中显得分外轻盈,似远似近,又似有似无;豆叶上的纺织娘羞涩地拉起了绵软的琴弦,乐声竟然如银铃般美妙动听,远处的意杨也兴奋地为她鼓起了绿色的手掌……那一刻,我仿佛又回到了无忧的童年,回到了淳朴的故乡。

夏天,是一段循环往复的旋律,任凭人们驻足倾听,抑或是凝神聆听……只是,你认真地“听”过吗?听,是一种感受;听,是一种心境;听,更是一种净化。用心去听听这个夏天吧,它会让你在炎热的躁动中收获一份自省的宁静,它会让你在尘世的喧嚣中永葆一颗纯真的心灵。

这条路,宽不过三米,刚好容汽车驶过。一侧是住房,一侧是田园。春日百花开,夏日荫浓盛,秋日金叶飞,冬日寂寒来。

夏天的小路,宛如风华正茂的男子,或是大气雍容的女子。屋顶的琉璃瓦映着烈日,熠熠生辉,将小路衬得愈发耀眼绚丽。万物竞生时,田园的风情挡也挡不住。

跟着缕缕风,来到小路。“绿阴幽草胜花时”,翠绿、墨绿、粉绿、紫绿、浅绿……所有的绿都来相会,像打翻了绿色的墨水瓶,浸染得彻彻底底。

淡雅肃静的是叶子宽大的绿植。芭蕉几株,沿河而长。无风之飘摇、雨之忧愁、日之灼热,用宽大的绿色臂膀拥抱每个欢喜的日子。梧桐若干,间隔排列,粗壮的树干高擎千姿百态的枝丫。枝丫顶着叶,是夏日小路的伞盖,是乡邻们的最佳休憩处。

观赏李,通体发紫,属闲散活泼的树。一抹抹粉花淡去后,悄悄结果。需细瞧,才能辨清果和叶。椭圆形的叶和果常因一场风雨雨雨斜出,向小路的一侧倾轧。叶玲珑,果玲珑,惹得路人拨枝觅果,逗弄徜徉。

小路有缤纷如许。“小雨轻风落楝花,细红如雪点平沙。”细雨清风,楝花如锦,幽香暗度。“枇杷黄尽客窗枝。”几乎每户人家都会栽种果树。此时令,金黄的枇杷果高挂枝头,三个一团,五个一簇,彰显夏日风韵。“色疑琼树倚,香似玉京来。”

栀子花盛开,雪白莹润,芬芳撩人。朱红色的石榴花,如小路的明眸,风尘仆仆里,不失善睐本质。水杉秀颀,木芙蓉雅致,银杏丰美,无花果隐逸。

也有蔬菜花草相偎。扁豆已经随竹架攀成了道道垂蔓,精致的蝴蝶状紫花从碧叶间探出来。豇豆兢兢业业,一嘟噜小花刚谢,一串串青白瘦长的果就挂上去了。丝瓜南瓜开着黄花,一年蓬簇拥如菊,婆婆纳像素衣仙子,狗尾巴草松松软软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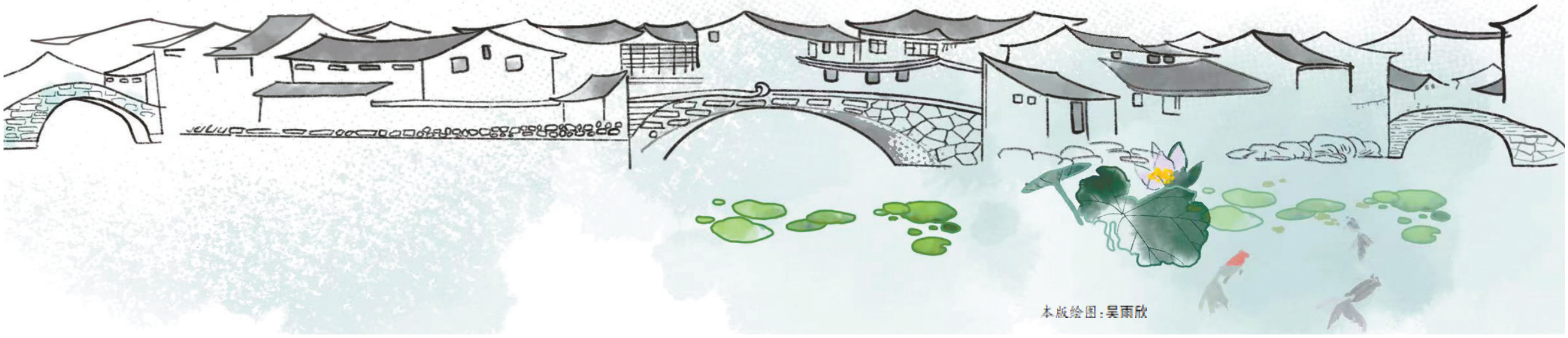
小路的深处,最让我迷恋。那里有一片农田。满目金黄的麦子、结籽的油菜,在天地间铺开,清香的、饱满的、欣喜的味道循环传送。

慢慢走,慢慢看。不经意碰到一株油菜,会听到噼噼啪啪的脆响声,那是黑色的菜籽熬不住烈日的邀请,急于从壳中涌出。勤劳的农人在空地摊开大晒布,把割下的油菜籽堆成小山。再用连枷敲打,啪啪,啪啪,一声连一声。小路也跟着震颤起来。

麦穗沉稳如佛。经过风雨洗礼、季节催生后,一派辉煌。有的随时等候一把把镰刀,或一台收割机。有的已脱胎换骨,化为麦粒,得到圆满的归宿。有的继续享受热烈阳光,准备开辟下一季的疆土。夏天的这条小路,见证了麦子的涅槃和新生。

走在夏日的小路上,晨暮,可闲庭信步;晌午,可挥汗如雨。它喧闹而幽静,绚烂而多姿。一方看罢,转向另一方,层出不穷,让人流连忘返。

欲观夏日风景千千万,即从彼



本版绘图:吴雨欣